

《清诗纪事》九家诗补正

左 鹏 军

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历时五载，引用各类书籍一千余种，前后制作卡片累计七万馀张，所收作家五千余人”

（见钱仲联先生撰该书《前言》），1987——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这一庞大的学术工程终告结束。是书共22巨册、凡1100多万言。说此项工程业在当今，功在后世，盖非过誉，其诚足以副之。然而笔者在使用该书过程中，发现其未克尽善尽美之处若干，故依据手边极有限的资料，特为之作补正数条，或于其书不无小益，以期其臻致至善至美之境。此书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编撰者千虑一失，在所难免；笔者闻见寡陋，自不待言；使用此书，获益匪浅，当向编者深致谢忱；下文所述，若有不当，幸该书编者及其他方家教正；其谬误之处，更望明鉴笔者之善意与至诚，乞勿深责。此文只略述目前笔者查有实据、可为补正此书者。

一、林昌彝

《道光朝卷》据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录其诗句云：“但望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按此诗题为《杞忧》，且非仅存上二句，全诗见《林昌彝诗文集》（王镇远、林虞生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卷六：“海涸山枯事可悲，忧来常抱杞人思。嗜痂到处营蝇蚋，下酒何人啖鲙鲙！但使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弯弓我慕西门豹，射汝河氛救万蚩。”

二、丁日昌

《咸丰朝卷》据屈向邦《粤东诗话》录丁日昌《辛酉除夕柬莫子偲》前半，按此诗存《百兰山馆古今体诗》卷四：“功名站上竿，辛苦未及半。忽如鹞退飞，《亨屯》供笑叹。破甑顾何益，弃为山水玩。翩然逢故交，历历如聚散。造物意良厚，预早蓄穷伴。有如夔怜兹，快聚昏至旦。（按《清诗纪事》录此诗至此，以下为笔者补出者）貽欣锦绣段，报愧青玉案。自称太瘦生，微饮不及乱。枯肠出芒角，妙语清可盥。双丸逝迅速，难藉鲁戈缓。新年积旧岁，重复终一贯。我今况龙鍾（坡诗‘龙鍾三十九，劳生已强半。’余今亦三十九，故云），怀古起颓懦。昔贤久糟粕，寸怀尚冰炭。晓景亦可怜，飘泊无常馆。贵贱等陈迹，未用相冷暖。明朝有春曦，曝背同一粲。”

三、敬 安

《列女释道等卷》录敬安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来。”按此句为敬安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尚未学诗时，登岳阳楼所得，两年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他又将此大受友朋激赏、自己亦不无得意之句写入《游岳阳楼》一诗中，并特别在该句下加注说明。现据《八指头陀诗文集》（梅季点辑，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将全诗录出如下：“危楼百尺临江渚，多少游人去不回。今日扁舟谁更上？洞庭波送一僧来（同治辛未得末句，时尚未学诗）。”

四、汪兆镛

《光绪宣统朝卷》录汪兆镛咏澳门诗均据李鹏翥《澳门古今》，多有不确。汪兆镛《澳门杂诗》包括《杂咏二十六首》、《澳门寓公咏》八首、《竹枝词四十首》。汪兆镛作于1917年的

《澳门杂诗》识语中说：“澳门自乾隆间宝山印氏、宣城张氏撰《澳门纪略》一书之后，又百馀年矣，其中日新月异，今昔不同，而续纂闾如，靡资考镜。辛亥之变，避地于此，暇日登眺，慨然兴怀，拉杂得诗数十首，征引故实，分注于下，仿宋方孚若《南海百咏》例也。”此识语见1918年冬排印本《澳门杂诗》（下引同此本），于了解《澳门杂诗》颇有价值，故引于此。《清诗纪事》所录之《咏娱园》为《澳门杂诗·竹枝词四十首》之二十三，诗下有注云：“卢氏娱园，擅竹石之胜，有梅花五百树，香雪弥望，池荷亦极盛。余为撰亭联云：人间何世，海上此亭。又于竹石佳处题联云：竹屋词境，石林文心。”另作者在《竹枝词四十首》中说：“余为《澳门杂诗》，于此间风土粗志其略，尚有委巷琐闻足资谭柄者，复得诗若干首。旅窗无俚，弄笔自遣而已。”

又所录《风信堂前伏丽姝》一首，为《澳门杂诗·竹枝词四十首》之二十六，诗下有注云：“正月初旬，奉耶酥像出游，至风信堂外稍憩，设坛供之。洋女盛妆迎拜讽经，吴墨井所谓‘四街铺草青如锦，捧蜡高烧迎圣来’也。”

又所录《咏约翰鲍连那主教葬礼》为《澳门杂诗·竹枝词四十首》之十六，其诗注与后者相较，有两处异文：“诸僧环立念经”后本作“诸僧环立念咒”；“寺楼击大钟，声不绝耳”，后本无“耳”字。

又所录《咏青洲》一诗，为《澳门杂诗·杂咏二十六首》之十，诗后说明曰“青洲”。“蕃寺有兴废”句，后本作“蕃寺有兴毁”；“持螯空流涎”，后本作“持螯空流涎”，据诗意，此句当以后者为佳。另此诗下所录诗注不完全，前尚有如下一段：

“《明史》：‘万历三十四年，佛郎机于澳之隔水青洲山建寺，高六七丈，閤敞可秘，非中国所有。’《澳略》：‘今西洋蕃僧复构楼榭，杂植丹果，为澳彝游眺地。’”

又所录《咏新荷兰园》云：“新辟荷兰园，范铜像嶙峋。其

下沙草平，众绿生远春。龙首引灵液，涓涓清以醇。汲引万松底，燥勿滋芳津。”按此首为《澳门杂诗·杂咏二十六首》之十三，诗至此尚未完，下还有二句：“此地即桃源，嗟哉思避秦。”

又所录《咏东望洋山西望洋山》句云：“东西两望洋，嵒然耸双秀。地势縈而曲，因山启户牖。南北成二湾，波平镜光逗。登高一舒啸，空翠扑襟袖。尤喜照海灯，转射夜如昼。”按此诗为《澳门杂诗·杂咏二十六首》之五，此即该诗全部，而非断句，诗后有说明曰“东望洋山西望洋山”，该诗下有注云：“《澳略》：‘澳山形縈而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二湾规圆如镜。’按：澳东大海浩淼，不能泊船；澳西多礁石，亦不能停泊。自广州来，将抵境，先经东望洋山，西行绕至西望洋山下，折入内港，所谓北湾，方能下碇。东山顶有灯塔，陈沂云同治四年建。”

又所录《咏风信庙》句云：“蕃妇祈风信，亦如祀浮屠。鲸钟响鞦韆，流声播海隅。神道以设教，华夷宁或殊。”按此诗为《澳门杂诗·杂咏二十六首》之二十三，上尚有四句：“大庙最始建，岁首迎耶稣。前导十字架，僧徒持咒珠。”诗注云：“《县志》：‘大庙在澳东南，彝人始至澳所建也。西南有风信庙，蕃舶既出，蕃妇祈风信于此。’《澳略》：‘澳彝岁奉天主出游，十字架谓之圣架。’”另外，据此本，前引末句“夷”作“彝”；诗后有说明曰“大庙、风信堂。”

又所录《咏塔石球场》句云：“昔有戏马台，后世乃无闻。此地开广场，草色春氤氲。蹴鞠亦古法，体育舒劳筋。树的相督校，汗走犹欣欣。兵固不可逸，习勤岂具文。”按此首为《澳门杂诗·杂咏二十六首》之二十一全诗，非断句。诗后说明云“抛球场”；诗注曰：“荷兰园下兵房有抛球场，亦时于此赛马。”

又所录《咏议事亭》句云：“提调郡县丞，前代有故衙。让畔敦古处，荒圯奔麀麀。尚馀议事亭，崇敞飞檐牙。从来乡校法，亦不废边遐。”按下尚有二句为：“权衡孰持平，愧矣吾中华。”

此诗为《澳门杂诗·杂咏二十六首》之十六，后有说明“议事亭”；诗注曰：“《县志》：‘明故有提调备倭行署三。’今惟议事亭不废。又原设有税馆及澳门同知县丞各署，今遗址已漫灭矣。”

五、李 详

《光绪宣统朝卷》据徐一士《一士谈荟》录李详《为蒯礼卿观察和孝达尚书金陵杂诗》十六之一：“诗吟佳丽谢玄晖，临水登山更送归。收拾六朝金粉气，庾公清兴在南畿。”按据《李审言文集》（李稚甫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之《学制斋诗钞》卷一，此一组诗共十一首，上引这首为其最末一首；且第三句后本作“收拾天朝金粉气”。

又同据《一士谈荟》录《为蒯礼卿观察和孝达尚书金陵杂诗》之断句云：“可怜跋扈桓宣武，强迫兴公赋《遂初》。”按据《李审言文集》之《学制斋诗钞》卷一，此二句为其第五首之后半，第四句并有一处异文：“安国阳秋直笔书，枋头一败意何如！可怜跋扈桓宣武，强迫兴公赋遂初。”

六、唐才常

《光绪宣统朝卷》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录唐才常《侠客篇》句：“不为乡愿死，誓斩仇人头。”按据《唐才常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唐才常该诗中并无如上二句，当系梁启超记忆之误，全诗如下：“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幕府权已倾，群藩力亦摧，翻然振新学，金石为之开。觥觥三杰士，市骨黄金台。回首恫支那，消歇无良材。庸中或铮佼，狺狺纷疑猜。我辈尊灵魂，四大尘与灰。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岳岳三君子，蕴德妒琼瑰。浩然决归志，

弃我沟中埃。前席以置词，恨血斑云髻。欢会不可常，转盼黄发衰。湖山那歌舞，雾霭何昏埋！吁嗟二三子，奴券惊相催，要当舍身命，从生其永怀！”此诗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又所录唐才常诗句云：“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按此二句见于《唐才常集》，为《感事》二首之第一首，惟“酬”字作“惭”，全诗如下：“沧海横流万顷波，中原无地泣铜驼。秦庭虚下孤臣泪，燕市难闻壮士歌。剩好头颅惭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纆干冻雀生飞苦，况是瀛台秋水多！”

又所录二首《赠友》，据《唐才常集》，前一首“沈沈苦海二千载”题为《赠欧伊庵》；后一首“咄咄天心不可常”题为《己亥冬于香港送梁任公去加拿大》，诗具见该集中。

七、黄 节

《光绪宣统朝卷》录黄节《岁暮吟》句云：“栖迟以迄辛亥秋，作始攘胡至是毕。”按，此诗载《蒹葭楼诗》卷一、《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八号，今据《黄节诗集》（马以君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录出全诗如下：“闭门十年壮乃出，一别云林老僧室。三年订史江上楼，五稔南归谈学术。栖迟以迄辛亥秋，作始攘胡至是毕。风云廿载一过眼，世变如宫志则律。甘陵部党同时兴，坐视资璫若滂脍。举国寒心贾生奋（按《小说月报》本下注“伟节”），西行解祸（按《小说月报》本上二字作“解糶”）虞不疾。尔来遂客宣武南，由癸数今已逾乙。伤心贲育岂无勇？逆睹莽诛不终日！时流百变害亦随，我辈遂为（按《小说月报》本上二字作“直为”）天下失，吾焉能从屠沽儿，亦似正平气横溢！忧来听歌暮复朝，胜与俗子相比昵。秋娘妙曲响遏云，敛气入弦泪如栉。嗟余两耳何所闻，视若为娱若为恤？强年借此足自聊，渐解不调到琴瑟。奈何三日遽辍歌，使我无谄岁云卒。”

八、胡先骕

《光绪宣统朝卷》录胡先骕《日本旅程》诗五首：“浪花如雪没荒碕，沙鸟风帆静四围。古刹松风萦旧梦，七年景物认依稀。（长崎）”“寻仙采药总茫然，聚族三山亦自仙。终古一丘徐福墓，等闲魏晋几桑田。（望徐福墓）”“忆曾夜雪走征车，行旅匆匆又海涯。安得馀生老闲暇，琵琶湖上学浮家。（过西京）”“尽夕车声破梦酣，断碕野艇指荒湾。晓窗淡日曛曛里，岚翠侵眉富士山。（车中破晓望富士山）”“葛衫木屐试新装，小立桥头趁晚凉。自顾萍踪应失笑，东京郊外看斜阳。（小立）”并于后加按语说：“郑逸梅《南社丛谈》载此，未著写作年，录之以见作者海外行踪。”按据《胡先骕先生诗集》（国立中正大学校友会1992年编印出版，此书系根据胡先骕委托钱锺书手订的《忏庵诗稿》，并增以其他资料编印而成），上述各诗分别为《旅程杂诗三十二首》中的第三、四、六、八、十一首；此一组诗作于1923年。

九、汪兆铭

《光绪宣统朝卷》所录汪兆铭诗，系据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考之民信公司出版的《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和泽存书库刊本《双照楼诗词稿》，《清诗纪事》所录，有数处不确。所录《秋夜》诗：“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人地相逢虽不愧，擘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后有“自注”曰：“此诗由狱卒辗转传递至冰如手中，冰如持归与展堂读之。”按此注不完整，全注为：“此诗由狱卒辗转传递至冰如手中，冰如持归与展堂读之。伯先每读一过，辄激昂不已。然伯先今已死矣。附记于此，以至腹痛。”

又所录《中夜不寝偶成》诗：“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噏岚翠陵孱颜。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歔风自秋唧。群麇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旧游如梦亦迢迢，半爇寒灯影自摇。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并引《石遗室诗话续编》：“（精卫）《中夜不寝偶成》云云。自来狱中之作，不过如骆丞坡公用南冠牛衣等事。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篇终接混茫，自在游行，直不知身在囹圄者，得未曾有。”按若非手民之误植，则《清诗纪事》此诗题之第四字二处均作“寝”，此似为“寐”字之误，诗题当作《中夜不寐偶成》。

又所录《咏杨椒山先生手所植榆树》诗：“树犹如此况生平，动我苍茫思古情。千里不堪闻路哭，一鸣岂为令人惊。疏阴落落无蟠节，枯叶萧萧有恨声。寥寂阶前坐相对，南枝留得夕阳明。”后录有作者“自记”曰：“椒山就义之岁，手所植榆树适活。数百年来，无敢毁之者。余所居狱室，门前正对此树，朝夕相接。”按此“自记”不完整，全文当为：“附记：椒山先生以劾严嵩下狱。就义之岁，手所植榆树适活。数百年来，无敢毁之者。相传有神怪。殆有心人藉此以存甘棠之爱也。余所居狱室，门前正对此树，朝夕相接。民国六年，重游北京，狱舍已划为平地，惟此树岿然独存。”

又所录《除夕》句云：“今夕复何夕。圜扉万籁沈。”按此题下有诗二首，上引二句为第一首的首联，全诗作：“今夕复何夕，圜扉万籁沈。孤怀恋残腊，幽思发微吟。积雪均夷险，危松定古今。春阳明日至，不改岁寒心。”现将其第二首也录出如下：“悠悠一年事，历历上心头。成败亦何恨，人天无限忧。河山馀磊块，风雨涤牢愁。自有千秋意，韶华付水流。”

又所录《偶闻狱卒道一二》句云：“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

颜色渐模糊。”按此诗题不确，当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此题下有诗二首，上引二句为第二首之尾联，全诗作：“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兹将其第一首也录出如下：“欲将诗思乱闲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残灯难续寒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另该书引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精卫）《除夕》句云：‘今夕复何夕，圆扉万籁沈。’广州之役，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云：‘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以上诸诗录之，以为圆扉生色。”此段文字标点有误，当作“（精卫）《除夕》句云：‘今夕复何夕，圆扉万籁沈。’《广州之役，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云：‘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以上诸诗录之，以为圆扉生色。”《广州之役，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当为上引《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诗之略称。

又该书“汪兆铭”条下有作者介绍，录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中言及汪兆铭《秋庭晨课图》，并引汪氏为此图所作自记与题诗。诗云：“一卷残编在短檠，思亲怀友泪同倾。百年鼎鼎行将半，孤影萧萧只自惊。人事蹉跎成后死，梦魂劳苦若平生。风涛终夜喧豗甚，镇把心光对月明。”按此诗题为《先太夫人秋庭晨课图亡友廖仲恺曾为题词秋夜展诵泫然赋此》。首句末“檠”字似为“槱”字之误（此误或出自手民），全句当作“一卷残编在短槱”。

作者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